



# “新中东”：美国中东战略的再调整

■ 储昭根

最近，一位名叫彼得斯(Ralph Peters)的美国军事情报界的退休官员，想别人不敢想，在《美国军事力量杂志》中撰文认为中东的边界是“武断的”，库尔德人、俾路支人、阿拉伯什叶人是在大中东地区最受“愚弄的”族群。建议重塑从地中海到印度河的大中东版图，新建统一的阿塞拜疆、自由的库尔德斯坦、阿拉伯什叶国和自由的俾路支斯坦，从地理上构建“新中东”。美国国务院多日对此讳莫如深，不与置评。可是，就在黎以战争水

深火热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赖斯7月22日公开表示以军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是“一个新中东诞生前的阵痛”。7月25日，在与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举行会晤时，赖斯重申，现在已经到了“新中东”形成的时刻，这项事业必将获得成功。美国政府此时提出构建“新中东”的政治规划，可谓意味深长。

## “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夭折

“新中东”是在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挫折的情况下提出来的。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布什政府就曾提出在伊拉克实现民主和自由，并想把它树成中东的样板。布什政府于2004年2月正式公布“大中东民主计划”并力求用四年时间进行该计划实施，并由此成为布什政府中东战略的核心。但是该计划的推行导致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拉克的什叶派等宗教或激进组织先后上台。于是，由伊朗主导的从波斯湾到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什叶派新月”地带随之悄然形成，这对美国中东的利益形成更大、更严峻的挑战。“大中



安南在黎巴嫩视察联合国维和部队驻地。mul timedia database

东民主计划”也因此变得灰头土脸。这也因此成为布什政府第二届任期内的头号难题。

## “新中东”与“大中东”的异同

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核心是以武力在中东推行美国的民主，强迫中东国家特别是22个阿拉伯国家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来重塑其政治体制，借此来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深厚土壤与根源，以确保美国的安全及霸权的稳定；而“新中东”则是用武力改变中东的战略形势，试图建立一个服从美国安排、保障美国及其中东“铁杆盟友”以色列的利益并保持分裂、制衡状态的中东。“大中东民主计划”和“新中东”的共同点则都是使用武力改变中东的政治格局，促进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这也确实是典型的布什特色。也就是，布什推行以武力为后盾的单边主义外交本质仍然没有改变。

## 美国中东战略的再调整

由于“大中东计划”明显受挫，布什政

府的中东战略不得不再一次调整。“新中东”标志着布什政府发誓要“让民主之风吹遍中东每个角落”，对神权独裁国家实行“零容忍”政策的后退。因为伊拉克局势越来越动荡和恶化，这证明了布什按照美国模式“民主改造”伊拉克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巴勒斯坦、叙利亚民主化的经验一再告诉美国，强推民主化只会导致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和蔓延。而对中东进行民主改造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相反进一步激化

了原来掩盖的矛盾与冲突，让恐怖主义以更大规模地扩散。为了摆脱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困境，美国不得不放缓推行民主化的脚步，减轻美国中东传统盟国的压力，转而同意支持或接近美国的国家结成统一阵线。具体说来，就是美国试图加强其与该地区西部的埃及、约旦、科威特以及沙地阿拉伯等“逊尼派弧弯”亲美国的关系。美国甚至有意让他们与美国中东的“铁杆”、曾是阿拉伯世界不共戴天的敌人——以色列一起结成新的“志愿联盟”，以共同对抗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东部兴起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国家。从而让美国专注于解决当前最迫切的、最棘手的中东问题即从伊拉克的恐怖袭击到黎以、巴以冲突，再到伊朗核问题，帮助美国实现伊拉克的稳定及合围伊朗及叙利亚，进而彻底改变美国当前在中东的战略被动形势。据8月20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为了避免伊拉克问题成为布什政治遗产上的“污点”，布什班子及其家族甚至开始考虑给伊拉克扶植一个独裁政权，放弃所谓的推行民主政治制度的试验！埃及一位知名

# 联合国新秘书长 产生的时空坐标

■明木本

下任联合国秘书长最终人选可能在9月产生。7月24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对来自亚洲的4位秘书长候选人进行了选举意向性投票，韩国外长潘基文暂时拔得头筹。但这并非最终候选名单，随时可能有新候选人参选。亚洲候选人的呼声之高，竞争的激烈程度让人难以想象。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新秘书长产生于当前特殊的时空背景。

一是联合国内部危机重重。2005年是联合国的耳顺之年，但是它却遭遇前所未有的灾难，先是为纠正内部机构制度性缺陷而进行的联合国改革引发各方拼死较量，然后频频爆出的维和军队性丑闻、石油换食品计划丑闻以及高层官员的丑闻，这些让联合国昔日威信已是夕阳西下了。其表面原因是联合国工作人员素质低，而深层原因在于联合国内部体制存在严重问题。联合国及其秘书长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作为联合国领头羊的下一任秘书长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魄力和灵活的外交思维，来改善形象、重建威信。这在客观上使联合国秘书长的选拔和任命提高了要求，增加了难度。

二是联合国改革的重要关头。随着全球化浪潮深入发展，人类面临的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难民、粮食和能源短缺、金融危机、毒品走私、高烈度流行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将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挑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通过国际合作机制来协同应对危机并建立应急机制显得日益迫切。联合国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组织必须有所作为。而产生于60年前的它在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挑战时似乎力不从心。第三世界的兴起，尤其是巴西、印度、南非等地区大国的崛起，二战后的德、日等战败国也逐渐溶入国际社会，并对国际社会承担诸多重要的责任（譬如承担相当大份额联合国会费）。当时与现在的格局已大不一样，日本、德国、巴西和印度组成“四国联盟”，联合推动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使联合国的改革问题日趋白热化。而联合国秘书长会对联合国的改革及其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各方为争取联合国改革朝自己有利方向发展，必然对秘书长这一职位展开空前激烈的争夺。

三是9·11之后美国单边主义外交凸显，鹰派执掌联合国大权。9·11事件之后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但倡导多边的联合国不时成为美国推行单边主义的障碍。美国为了适应其当前战略需要，迫切要求改革联合国，使其更加有利于本国目标。为此，布什不惜绕过参议院的批准程序，将著名鹰派人物博尔顿强行塞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位子上。从去年60届联大前就峰会《成果文件草案》提出700多处修改，到搁置联合国整整两年的运作预算，博尔顿一进联合国，就象一头撞进瓷器店的公牛，单边主义作风无不用其极。对新秘书长的选拔，他也试图打破地区轮换原则，而“只应选择最有资格的人”。博尔顿公然对这一传统提出挑战，使得秘书长的产生变得更加让人迷惑。人们要问的

是，在此事上他要把水搅多混？

四是中国推行“睦邻外交”和台湾当局执意加入联合国。1971年联大26次会议通过2758号决议从法律、程序上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并确定中国的唯一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自1993年起，台湾当局屡屡通过其所谓的“邦交国”向联大提出“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提案，但连续13次都被联大总务委员会否决。尽管如此，台湾当局仍不断变换花样和手法，以图变相存在。中国在联合国需要有一位脑子时时绷紧了这根弦的秘书长，防止台湾当局惹事生非，对中国的主权及核心利益构成严重挑战。

而且下一届秘书长如果是亚洲人，这将成为自1972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的首位亚洲籍秘书长，这对推行“睦邻外交”的中国来说将是一次重大机遇。作为安理会五常中唯一的亚洲代表，中国绝对不会放弃一次这么好的“整合”亚洲和树立、展示自身形象的机会。

因此，正如笔者先前曾撰文指出的那样，“北京的底线是让亚洲候选人当选，美国最有可能的是在亚洲候选人中选最‘合格’的人”。美国总统布什7月10日在参加八国峰会前的表态，改变了先前不支持亚洲候选人的调子。这表明“五常”在这场较量中，中国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而在最后一轮的较量中，笔者再次断言，谁不曾来北京保证反对“台独”，中国绝不会认定他是合格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的自由改革家萨阿德·埃丁·易卜拉辛(Saad Eddin Ibrahim)近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美国政府在2005年对其中东的专制盟友的民主化要求还稍微有些压力，可是到了2006年差不多全没了，相反却对穆斯林民主派开始了又一场“冷战”。可见，布什嘴上叫得凶要在中东推行民主，并批评前任总统们着力不够，可是实际上仍不过是布什理想或他的宣传而已。

也就是说，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代表布什政府在打赢伊拉克战争、活捉萨达姆后，被轻而易举的胜利冲昏头脑而产生的理想主义。当时的布什政府试图营造一个象德国、日本一样稳定、自由、民主的伊拉克，并以此为榜样，实现中东全面民主化，从而也让布什本人名垂青史，挤身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但中东现实的困境，让现在的布什政府不得不以现实主义手法来应对美

国目前在中东的困局。所以“新中东”是美国国务卿今年1月26号提出的“转型外交”的进一步实施，也是美国在深陷中东困局、险象环生的情况下的具体应对措施，是美国在现实困境下暂时的退却。所以“新中东”一定会是说的少，而做的多。因此，“新中东”的提出及实施表明布什政府现已从原来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新保守主义向共和党传统的现实主义回归。